

非常新闻

巴兰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非常新闻

巴兰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非常新闻 / 巴兰兰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13-5

I. 非… II. 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084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新闻
是历史的瞬间，
一瞬间
却燃尽一代人的心智与青春……
—— 题记



作者小传

1950年秋生于武汉。

1968年冬下乡插队落户务农；1970年夏招进工厂做工；1972年春调入《长江日报》任副刊编辑至今。1982年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学习，1983年毕业。

1969年春在《长江日报》副刊发表处女作、诗歌《新社员的心》，陆续有诗歌、散文见诸报刊。1994年开始小说创作，有中、短篇小说相继被《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选载。



九月十八日

这一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晴空万里，秋阳高照，随风而动的是桂花的香气，还有久雨初晴后的干爽。中国三分之一的内陆省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洗礼，终于迎来秋汛的全面告退。

然而，这一天对于临江市的纸媒体而言，无疑仍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刚出炉的都市报《天天新闻》一清早便闹腾得七百万人口的临江市不得安宁，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报贩子全都改弦更张，贩卖起这张尚且不为人知的报纸。先是街头巷尾报贩子起劲地吆喝，就叫人不得不感觉到世界上又有大事发生，并且丝毫不亚于神户大地震、肯尼亚空难、极端恐怖分子在闹市区引爆汽车炸弹，或者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索罗斯现身临江市街头。

卖报的吆喝不仅上口，而且一致，一听即知广告词是事先拟好了的，提纲挈领，迎合人心：“为人民服务的报纸讲真话，为公正呼吁的报纸不搞假；”“看了《天天新闻》报，天下新闻都知道。5角一张好便宜，致富的信息全归你。”卖报的先声

夺人,再看那张报纸,头版的标题抢眼且带震撼力:

A、临江市“疯车病”何时好?

七八两月公汽致死人数同比增加七成

B、大华广场“天坑”昨又噬一命

烂尾工程亟应整顿

C、三万平方米小区竟有一半违章

大火烧醒“笼”中人

面对如此公众关注的新闻,买报的无法不动心。一改以往挑三捡四的禀性,个个不甘落后慷慨解囊。

万人争看、洛阳纸贵的场面反衬出临江市市委机关报《临江日报》大门口的冷清,陆续上班的报人三三两两站在门里头,望着街对面的热闹景象,心里只觉憋气。

《临江日报》的记者今天早晨赶到报社,并非为了隔街观看《天天新闻》的横空出世,固然不能不承认这是外患,但主要原因在于内忧,《临江日报》今天要换帅! 谁知主帅不曾到位,卒子竟在后院食堂里“放火”。

“放火”的卒子叫于飞刃,政文部跑社会新闻的记者,26岁的花样年华,一副长发齐肩的酷哥模样。只见于飞刃一咬牙,把碗里的牛肉面朝窗口内那令他厌恶的面孔泼了过去,随着“哇哇”声起,厨房里乱作一团。这时,人高马大的于飞刃怒目金刚般堵住卖饭窗口不肯离去,亮开嗓门道:《临江日报》还用得着《天天新闻》兵临城下吗,光是这帮小人作祟,就足以把《临江日报》搞垮!

于飞刃冲天一怒不为别的,只为同样是两块钱一碗的面

条，站在于飞刃前面的人买的竟比他买的多出半碗。于飞刃掏出饭卡往窗口一拍，双眉倒立问炊事员：凭什么多出半碗。

炊事员讪笑道：告诉你，要气死你，那人是人事处尤主任的小叔子，我对尤主任的小叔子好，尤主任自然对我好。我对你好，你能帮我把临时工转为合同工吗？

于飞刃听了也笑起来，一口白齿笑得森冷，他笑着命令对方：把我的这碗面盛得和那家伙一般多。

炊事员不肯，满脸的不屑道：你以为当记者就高人一等，也不过是个跑腿包打听的命……

不等话说完，面条已经飞落到对方脸上。

一番壮举之后，于飞刃听见背后有个严厉的声音在喊：于飞刃！于飞刃知道是谁，转身去看，果然是副社长范子龙。

范子龙皱着眉头说：于飞刃，说话要注意影响。

于飞刃一仰头，漆黑厚实的头发随之向后拂去，如同一面张扬的旗。于飞刃朗声道：为了这个影响，我还要说上两句：最光明的东西，在《临江日报》找得见。最黑暗的东西，在《临江日报》同样找得见。说完，于飞刃大步从范子龙身边走过去，一瞟眼，见范子龙一旁站着一个高高的银发男子。

目睹于飞刃壮举的人不少，就在于飞刃尚未离去的那一刻，食堂一角响起了掌声，几下清脆的掌声孤傲地在大厅上空盘旋，只见一双女性的手举过头顶，似乎着意炫耀这手的美丽：纤巧、白皙、有力……

望着远处女人的背影，银发男子问范子龙，那是谁，范子龙叹道：又是一个风云人物。

坐在食堂一角的女人收回自己的手，邻座的年轻人兴奋

地说：孟主任，怎么不多拍两下，那掌声百分百如雷贯耳呀。

被称作“孟主任”的女人笑而不答，掏出手机晃了晃，正响着的手机说明有人找她。女人起身走至落地窗前听电话，飞流而下的阳光中，女性窈窕身段的优美线条凸现无余。

我是孟蝶，你是谁？孟蝶的嗓音清亮，眉眼间浮动着一种古典风韵，这种美因遥远而显得冷和难以接近。

对方不报姓名，却要孟蝶猜。

孟蝶缓缓道：阁下一大早猜谜玩，谜底只怕是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对方大笑起来，是那种豪爽男人的笑声：我是大花红景天！

孟蝶顿了顿说：阁下是想引我说出另外两味药？

对方笑道：不敢！冬虫夏草去《天天新闻》当了总编，首掌参据说要回临江市任《临江日报》，……

孟蝶打断对方的话说：都是些迟到的消息，15 分钟后方有为就要发表就职演说。你一大早打电话就为这些闲事，告诉你谭军，本人这个月上夜班，有事敬请半夜联系。

谭军害怕孟蝶收机，连忙抢着说：我是一片好心呀，想借此机会请老同学聚一聚，我做东，你定酒店，行不行？

孟蝶冷笑道：你们三味药一锅熬还行，理气和中、大补壮阳。说完，孟蝶立即收机。

当方有为刚一走进会议室大门，屋内所有的人顿觉得眼睛一亮，不仅仅因为他那挺拔如树的身材与轮廓分明的五官，重要的是因为他那一头堂皇的银发，蓬松璀璨有如隆冬瑞雪，

于沉静中凝成无形的威严。而吸引住全部目光的首要因素，在于银发与他红润肤色以及43岁年龄所构成的反差。

方有为的出场相当成功。离开北京之际，他将自己黑白不均的头发漂成全白的形象设计，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眼下会议室里召开的是有关《临江日报》前途的会议，其意义多少有点类似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只不过原任社长兼总编的提前退位，并非“路线错误”，而是身患绝症。面临纸媒体每年一度既要抓征订、又要调整版面的至关重要的第四季度；面临一登台就咄咄逼人、大有抢占市场霸主地位之势头的《天天新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临江日报》换帅，是福是祸，难以预料。为此，全社正副处级中层干部全部到会无一缺席，围着会议室的椭圆长桌坐了两圈。

方有为跟在市委贺副书记、宣传部乔部长后面进了会议室。贺副书记十年前当宣传部长时经常来报社，当宣传部长之前曾任《临江日报》社长，这里是他的老根据地，上上下下都熟悉，一进门便指名道姓说了起来，使原本凝重的气氛轻松了许多。贺副书记说：我们改变一下程序，先介绍，后开会，这样有助于了解……就从门口开始……于是，由原任社长老陈作介绍，一行人与到会者一一握手，顿时会议室里笑声四起，热闹得像前些年时兴的春节团拜会。

政文部主任宋凯侧脸对经济部主任孟蝶说：贺老头不像是明年3月要去市人大报到的样子，兴致高得很呐。

梳着童花头的孟蝶低头翻看着手中的《天天新闻》，漆黑蓬松的头发遮住半个脸颊，再配上她专注的神情，此刻孟蝶看

上去像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小女生。孟蝶不经心地回答宋凯：你我都没有修炼出贺老头那样的功力。现在要是撤了你的编委会委员，保证你一周内茶饭不思。

宋凯不在乎孟蝶的揶揄，又说：我们两个打回赌，贺老头到了你跟前，肯定要对新总编介绍：这位是有名的金牌王老五。新总编呢，绝对会赞美一句：果然名不虚传。

孟蝶白了对方一眼说：无齿之徒。

宋凯咧开当真缺了半颗门牙的嘴笑道：快讲赌什么呀，贺老头过来了。

孟蝶清了下嗓子说：你若讲对了，把于飞刃让给我。若是错了，我权当你缺了门牙嘴不关风。

宋凯听了眨了眨眼，正欲反驳，贺副书记已经来到面前。贺副书记见了孟蝶，脸上的笑纹更加柔和，像个慈祥的父亲。他抬手拍拍孟蝶瘦削的肩头，告诉方有为：这个丫头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在《临江日报》当社长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分到报社，又瘦又黄，和豆芽菜一个样。

众目睽睽之下，孟蝶女人味十足地笑了，齐齐的刘海下面的那双称得上秋水深潭的眸子清澈宁静，因此她的笑容毫不张狂，犹如凭借太阳照亮了自己的明月，端丽婉约之中带着淡然。

众人看孟蝶的同时，也看方有为，只见方有为脸上的笑和一分钟前没两样，依然持重舒展，颇有外交官员的风范。

贺副书记意犹未尽地接着说：可不能小瞧了她，她是本市有名的金牌王老五和女能人。

方有为随声附和道：已有耳闻，名不虚传。

听到此，孟蝶与宋凯忍不住笑出声来，贺副书记忙问笑什么，孟蝶若无其事地讲了刚才打的赌，贺副书记马上也哈哈大笑。方有为没有笑，他的表情平淡，眉宇间滑过去一丝不易觉察的怅惋。他伸出去的手握住孟蝶的手，双方视线聚到了一起，这时，他发觉孟蝶的手与目光一样冰凉，冰凉得有如玉玺般高贵。

接下来最让人关注的应该是方有为的就职演说，在场者屏息静气，欲从第一句话中掂量出讲话人的水平。方有为一口标准的京腔讲得抑扬顿挫，他说：老话讲得有理，共事如共命。不仅如此，我们报人的命运又与这张报纸紧紧系在了一起。处于这种别无选择的境地，我只能竭尽全力，和大家一道去干好。

简练的演说让听众首先感到某种期望在失落，是那种对精彩纷呈或者激情澎湃的期望的失落。紧接着于失落中触摸到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于是掌声四起，为不多见了实实在在的在而叫好。

掌声中，方有为神情肃穆的脸上重新现出那种把握到位的微笑。

方有为在北京一家报纸当过五年副总编，这次调动的原因完全由于岳父董瀚文思乡心切。董瀚文曾在临江市任过多年市委书记，后来尽管去了京城做官，但始终念着故里。方有为的妻子董少菲婚后一直没有离开父母，于是方有为不得不随妻家一道搬迁。离开北京让方有为略感遗憾，首都湛蓝高远的天空永远是有志之士施展梦想双翼的空间。然而，调动又给方有为再次创业的机会，他还年轻，完全能够攀登上在北

京未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他亦雄心勃勃。

方有为的到来,对原任总编老陈来说简直等于特赦,一是老陈临近退休年龄,精力体力都使他无法驾御一个负重超载的庞大车队去接受市场的挑战。二是半年前老陈被确诊患有胃癌,虽然及时做了手术,但愈后情况不够理想,必须继续治疗,否则性命堪忧。老陈抱病参加会议并作发言,他一脸壮志未酬的悲凉,嗓音发哑地说:方有为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个危难是指机关报当前的困境,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堵截者是已经抢占了部分市场的晚报,追兵是正准备与我们再夺口粮的都市报。置身于这种境地,惟有一搏,哀兵才能必胜。也只有如此,方能对得起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党的新闻事业。

瘦骨嶙峋的老陈讲出一番荡气回肠的话,令到会者不禁潮湿了双眼。

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方有为、老陈等报社主要领导去送贺副书记和宣传部乔部长。

老陈问贺副书记能否减免一点《临江日报》的税务,老陈说:印刷成本年年增高,广告收入却月月下滑。明年如实施彩印和扩版,又需经费购置设备……老陈越讲,一张瘦脸越是煞白。

贺副书记同情地看着老陈,为难地回答说:难啊,厚此薄彼,不好向其他报纸交待呀。临江市虽然不能与直辖市相提并论,但是市管报纸大小小小也有十余种之多。贺副书记握了握老陈的手,安慰老部下说:安心养病,所有的难题都交给小方去解决,他年轻,应该压担子。

乔部长这时跟上说：有为同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啊，可不能只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

方有为略微一笑道：请书记、部长放心，我不信“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俚语，我只信“只要共产党不垮，共产党的机关报就垮不了”的道理。

贺副书记一听笑起来，指指方有为说：到底是老书记调教出来的人，我在你岳父手下当过三年秘书，对老人家稳健而不乏魄力的风格体验很深。

送走书记、部长，《临江日报》的领导回到会议室，继续未了的话题。

桌面上摆放着表格数据，《临江日报》人事、财务、印刷、广告、发行等方面的主体情况一目了然：

在册人员 680 人

离退休人员 246 人

合同工、临时工 410 人

方有为问范子龙：一线采编人员有多少？

范子龙主持人事党务工作，他回答：210 人。

一线人手紧缺、二线队伍庞杂的状况，已无需争议地成了所有机关报的痼疾。方有为对此不是不知，但此刻听了范子龙的介绍，心里仍不免往下一沉。方有为问：《临江日报》一张报纸的成本价多少？

分管财务、行政的副社长回答：12 个版一套的报纸光是纸价就是 5 角 4 分，再加油墨费，基本上印一张赔 1 块。笼统地讲，《临江日报》每天开门即需 25 万，或者换句话说，一天没有 25 万，开门就犯难。如今我们已经负债两个亿。

老陈苦笑着接上去说：家大口阔，家底又薄，难啊……以前我们老说国企身上有三座大山：冗员过多、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眼下我们的处境跟国企相差无几。当然好日子还是那两年，1995年初到1997年初，我们盖了新办公楼，更新了设备，也增加了职工收入。可谁也没有料到这好光景过于短暂……

方有为没有在意老陈的讲话，敷衍了两句：是呀，报纸的暴利时代就要结束，报业大战的结果造成报纸利润的平均化，许多报纸看上去广告收入在增加，而利润却在下降。方有为随口而说的话叫在座的人觉出他的在行，方有为从副手们的眼神中看出这点，于是他索性做起了学问：前些年报纸的暴利从何而来？一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处于导入时期；二是垄断，一省一市大多只能各有一张报；三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为报纸提供了广告支持。

话说至此，方有为停下来，目光一扫全场，继而说：问题的关键不在弄清暴利从何而来，而在于我们有了钱不懂得怎么用，或者叫不懂资本运营。一旦没了钱，或者叫败落下来，又束手无策。

这时，方有为突然想起来一个人，他问老陈：怎么没见李三郎？

提起李三郎，老陈叹了一口气：就是那个李三郎，好端端的部主任不做，辞了这里的工作，去省里应聘，被招为《天天新闻》的总编。唉，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干部，转眼工夫竟变成了竞争对手。老陈痛心疾首之后又问方有为：你认识李三郎？

方有为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他是我读大学时的同窗，而且也是我的亲戚。此刻的方有为尽管知道像李三郎这种知己知彼、从自己营垒里冲出去的对手杀伤力大，但是，方有为与十七年前一样，并没有把李三郎纳入竞争势力范围，在他眼里，李三郎不过是一个热血沸腾、富于幻想的小布尔乔亚罢了。

李三郎何许人也？李三郎曾任《临江日报》总编室主任，在报界享有“拼命三郎”之称，如今更成了临江市的风云人物。早在数月之前，他就在竞聘会上出语惊人，他声明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临江日报》！后来，方有为即将挂帅《临江日报》的消息传出，有知根知底者问李三郎：打败了《临江日报》，岂不惨了自家的亲戚？据说李三郎听了当即仰天一笑道：那就把他养起来。

李三郎到底有没有口吐狂言，真假莫辨，有待查证。

方有为未能听到有关李三郎要打败《临江日报》，还要把方有为养起来的豪言壮语，但是方有为的妻子董少菲听到了。董少菲在省新闻出版局工作，消息灵通得很。董少菲抓起电话就找李三郎，李三郎是董少菲嫂子的亲弟弟，是亲戚便少了客套更无有惧怕之理。接连几个电话打下去都没找到李三郎，董少菲一怒之下罢了午餐，直奔嫂子的娘家，去找李三郎的母亲洪桂花。

洪桂花绝非等闲之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已是大名鼎鼎的全国劳模，登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那时候提起纺织女工洪桂花，临江市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董少菲虽然对“如雷贯耳”几字缺乏体会，但对老人家不乏敬意，一口一个“洪妈妈”地讲明自己

的来意。

洪桂花听了董少菲地投诉，淡淡一笑，不胖不瘦眉眼清秀的老脸上铺就生活打磨出的慈祥与自信。她说：一个笑话你就当真，难怪还是个孩子。党报能打败么？只要共产党不败，党报就不会败？洪桂花的话铿锵有力，她洪桂花当初大字不识一个的挡车工能够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千条万条道理中她认准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跟定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棵常青树，哪来的枝头灿烂开放的洪桂花。

洪桂花继续开导董少菲：三郎就是那样说了，有为也不用往心里去。报纸上不是成天喊竞争吗，总要比试比试吧。再说，这还不都是省市领导变着戏法督促部下干好工作，不比试怎能有干劲呢。

董少菲不耐烦洪桂花的教训，苦着脸说：李三郎办的是省里的报纸，方有为办的是市里的报纸，就凭这一点，李三郎就占了优势。再加上他办的不是机关报而是市场报，可以放宽尺度，那更是如虎添翼。

洪桂花听不明白董少菲绕口令式的话，反问道：听你的口气，三郎办的报纸好像不是共产党的报纸。如果不是，有为应该把三郎打败！如今是谁家的天下？三郎即便长了个贼胆，谅他也不敢办出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来。

董少菲这时哭笑不得，摆摆手说：算了，不谈了，你老人家一定设法找到李三郎，替我警告他一声，要他好自为之，不要得志便猖狂。

李三郎果真猖狂，就在董少菲去他母亲家的途中，他正打